



李书吉 主编

中古时期汾河流域的 环境与社会

三晋学术研究书系

汾河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社

中古时期汾河流域的 环境与社会

李书吉 主编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 三晋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古时期汾河流域的环境与社会 / 李书吉主编. —
太原: 三晋出版社, 2013.7

ISBN 978-7-5457-0787-8

I. ①中… II. ①李… III. ①汾河—流域—环境社
会学—研究—中古—文集 IV. ①X321.22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78898号

中古时期汾河流域的环境与社会

主 编: 李书吉

责任编辑: 张仲伟

出 版 者: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三晋出版社(原山西古籍出版社)

地 址: 太原市建设南路21号

邮 编: 030012

电 话: 0351-4922268(发行中心)

0351-4956036(综合办)

0351-4922203(印制部)

E-mail: sj@sxpmg.com

网 址: <http://sjs.sxpmg.com>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承 印 者: 太原市力成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20.5

字 数: 300千字

版 次: 2013年7月 第1版

印 次: 2013年7月 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57-0787-8

定 价: 50.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山西省优势、特色重点学科建设项目子项目“3—15世纪汾河流域的人口、资源、环境与社会变迁”（编号：201205743）项目成果。

序

发源于山西省宁武县管涔山的汾河，是黄河流域仅次于渭河的第二大支流，同时也是山西省境内流域面积最大、流程最长的第一大河。汾河自发源地到入黄河口，干流由北向南，纵贯大半个省域，穿越千山万壑，跨越晋中、临汾两大盆地，一泻千里，奔流入河，自古被誉为山西的“母亲河”。

汾河，古名汾水，《山海经》载：“在河之东，其首枕汾，管涔之山，汾水出焉，西流注于河。”《唐六典》有：“汾水，河东之大川也。”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汾河流域一直是人类繁衍生息的中心地带，从早期的“丁村人”，到战国时期的“智伯渠”，再到唐贞观年间的汾河渡槽——晋渠，到明清两代汾河中下游民间大规模的开渠引河灌溉，奔腾不息的滔滔汾河水，承载着三晋文化的悠久历史和深厚底蕴，时至今日，整个汾河流域仍然在全省国民经济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

然而，由于长时间过度开发，尤其是煤炭等资源的过度开采，汾河流域生态环境受到极大破坏。山西省“十二五”规划，以“转型跨越发展”为目标，以推进“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建设为抓手，开展了以汾河为龙头的重点区域流域生态治理修复工程，这项工程，将对汾河流域的生态修复、周边环境的治理起到积极的作用和深远的影响。

山西大学历史学院立足于山西历史发展与现实社会的实际，立足于学术前沿，在优势方向基础上，以学科建设为契机，通过整合学科内部资源，联合外部优势资源，提出“汾河流域人口资源环境与社会变迁”的主题，分设“近 500 年来

汾河流域人口资源环境与社会变迁”、“3—15 世纪汾河流域人口资源环境与社会变迁”、“汾河流域的环境考古学研究”3 个子项目,对汾河流域生态环境与社会变迁进行“长时段”研究,在纵向上复原汾河流域生态环境的状貌,在横向上探讨汾河流域生态环境与人类活动的相互关系,进而寻求汾河流域生态环境与社会互动关系的规律,从而为大力推进以汾河为龙头的重点区域流域生态治理修复工程提供可靠的历史依据。

本论文集是“3—15 世纪汾河流域人口资源环境与社会变迁”子项研究的初步成果。3—15 世纪,汾河流域生态环境的变迁和山西境内民族迁徙、汾河流域城市兴起有着密切的关联。论文内容主要涉及:其一,汾河流域的民族迁徙及人口问题,着力考察汾河流域人口数量变化的历史因素。1、汾河流域的居民结构;2、汾河流域的人口问题;3、北朝时期汾河流域的民族融合。其二,中古时期社会变迁和城邑兴衰,主要以汾水中下游地区的太原盆地、临汾盆地为重点,同时对吕梁山区也有涉及。其三,汾河流域的物产资源及人文资源。其四,山西其他地区资源环境略论,主要涉及山西北部边塞、明代滹沱河水患等问题。

本书的出版,得到山西省优势、特色重点学科建设项目“汾河流域的人口、资源、环境与社会变迁”的资助,特致谢忱。感谢三晋出版社张继红社长的大力支持,以及责任编辑张仲伟细致认真的编辑工作。

本论文集在论文选取和编辑方面,谬误和疏漏之处在所难免,敬请各位同行专家学者批评指正,不吝赐教。

李书吉

2013 年 7 月

目 录

序	/ 001
山西北部边塞考述	/ 001
先秦两汉时期山西地区的人口迁移	/ 016
先秦两汉时期的山西交通	/ 035
北朝时期山西城市的形态与人口	/ 049
社会变迁与城邑兴衰	
——以北朝时期汾水中下游地区与吕梁山区为例	/ 066
汾河流域的民族融合	/ 086
六镇初建及建置考	
——兼论孝昌六镇起义领民成分的流变	/ 100
魏晋北朝山西人口分布的历史演变	/ 167
试论唐末沙陀势力之崛起	/ 221
唐代太原府	/ 260
北宋河东矿冶业的创举	/ 275
明代滹沱河水患与官方应对	/ 288
关羽·关公·关圣·关神	
——论关公文化的形成与价值	/ 298

山西北部边塞考述

李书吉 庞咏华

一、秦汉时的边塞与北边塞垣

古史中关于边、塞的说法和衍义很多。如边、塞、边塞、边陲、边关、边城、边邑、边防、边境、边疆等等。许慎《说文》释：“边，行崖也；塞，隔也。”“边”、“塞”最早出现在先秦的文献中，如《吕氏春秋·先己》：“故上失其道，则边侵于敌。”《战国策·赵策二》有：“东有燕、东胡之境，西有楼烦、秦韩之边。”又《战国策·秦一》：“济清河浊，足以为限，长城、钜坊，足以为塞。”

“边塞”一词合称，则出现于西汉，此时谈到边塞的地方很多，已成为一固定的词义。如霍去病给汉武帝的上疏中说：“陛下过听，使臣去病待罪行间，宜专边塞之思虑，暴骸中野无以报。”^①又汉昭帝始元六年，“以边塞阔远，取天水、陇西、张掖郡各二县置金城郡”^②。

自汉以来，边塞一词，已无争议成为一个惯用词。其后频繁地出现于历代史籍中。但在其后的历史中，尤其是唐代，人们研究边塞只注重的是边塞诗，似乎边塞留给我们的只有一份边塞诗之遗产。所以有人断然将边塞文化内涵限定，即边塞文化就是边塞文学，无视边塞这一历史形成的实体。

①《史记》卷60《三王世家》，第2106页。

②《汉书》卷7《昭帝纪》，第224页。

笔者想探究的是边塞这一历史实体,这一实体的动态发展和这一实体的历史作用和历史、现实意义。

《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中载有议郎蔡邕的一段议论,其中说道:

天设山河,秦筑长城,汉起塞垣,所以别内外,异殊俗也。^①

这句话很重要。它说明了自秦以来,边防构建的一个历史序列,历史进程。先是山河自然屏障,继之筑长城,而后有了塞垣。塞垣不同于一般的关塞,而是边塞发展中的一个历史阶段的产物。由边、塞到边塞,再到塞垣以后发展到明代的塞域,这是本文要探讨的主要问题,也是文章所论证的主要线索。其实,汉代这种塞垣,史籍记载中,也主要谈到的是在北边,具体所指是山西境内的几个边郡和边线的情况。所以,文章所涉主要为北境及山西西北部边塞的情况。

匈奴长期居于北边,秦汉以来势力崛起,席卷大漠以北,把大漠以北的戎、狄囊括其内。并且常常窥探和占据黄河以南的大片地区。所以,秦汉以来,塞的设立,主要为防御匈奴,并同匈奴长期胶着窥探或周旋于沿边,最后形成三边九郡的重点防御地区。

文献中最早谈到的是战国九塞,九塞已难确知。九塞中,延至秦汉以后的最重要的只有雁门关和居庸关了。秦汉以来边塞的设置初成体系,边塞的设置主要为了防匈奴。史载匈奴同华夏同祖,是否同祖,已无可考证,但自有记载的历史以来,它确同华夏族同处、相斥、相融。战国时,赵、魏、燕三国边临匈奴。

三边的情况是:赵缘边。战国初,周元王元年(前475)诱其姐夫代国代王在雁门山夏屋岭(今代县草垛山)会盟。将代王杀死,占代。后与韩、魏灭智伯三家分晋地,赵国分到代、勾注以北。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以后,以代国为基地,继续北拓,《战国策·赵策二》载:

至(姚宏、鲍彪本均作“王”),遂胡服,率骑入胡,出遗遗之门,踰九限之固,绝五经(鲍彪本为“径”)之险,至榆中,辟地千里。

关于榆中一地,所指为何,有不同的说法。秦汉直到北朝时,以榆打头的地名很多,大概能种桑、榆的地方即以为名。秦时有榆溪塞,元朔二年卫青征匈奴时曾寻求过此塞。^②酈道元《水经注·河水》云:“上郡之北有诸次水,东经榆林塞

①《后汉书》卷90《乌桓鲜卑列传》,第2992页。

②《史记》卷111《卫将军骠骑列传》,第2924页。

为榆溪。”诸次水今为今内蒙古伊金霍洛旗。^①张守节《正义》为榆中，在胜州北河北岸。唐胜州在今内蒙古鄂尔多斯黄河北岸，今内蒙古准格尔旗东北。为内蒙古托克托县，或土默特右旗等处。

那么，赵武灵王此次兵由何出？上文所说之“遗遗之门”、“九限之固”、“五经”为何处？不能确知。但大致方位应当是清楚的。《史记·匈奴列传》载：“而赵武灵王亦变俗胡服、习骑射，北破林胡、楼烦。筑长城，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史记》所说的赵武灵王出征当同《战国策》所载为一事。显然是从代国出兵的。而赵此云中、雁门、代郡三郡之划，可谓赵边之定。赵国后期，由名将李牧驻守雁门关“匈奴不敢入赵边”^②。直到赵王迁七年（前228）秦王翦破赵，赵王中反间计，杀李牧。三月后秦灭赵。秦灭赵后把原赵之属地接了过去。

魏缘边。魏战国时据有河西、上郡。河西泛指黄河以西包括陕西、甘肃一部分即内蒙古鄂尔多斯等地。以戎为界。上郡在陕西北部，接鄂尔多斯，即今陕西绥德以北之地。当时甘肃义渠之戎本为魏所属，后“义渠之戎筑城郭以自守，而秦稍蚕食，至于惠王，遂拔义渠二十五城”^③。秦惠王攻魏，将魏王河西、上郡夺去。这样魏边就成为秦边。到秦昭襄王时曾修了一条由临洮（今甘肃岷县）到东北内蒙古去和林格尔旗十二连城黄河之滨。这条长城沿宁夏固原、甘肃环县、陕西靖边、榆林、神木等而筑。^④

燕缘边。燕国曾派秦开攻东胡之地千余里。燕筑长城自拒胡，“自造阳至襄平”，造阳在今河北易县，襄平，即今辽宁辽阳。

秦灭六国后，秦始皇“使蒙恬将十万之众北击胡，悉收河南地。因河为塞，筑四十四县城临河，徙适戍以充之”^⑤。又筑长城“起临洮至辽东万余里”^⑥。这是秦缘边。

此河南地据史念海先生考证大致在阴山之下，黄河之以南的地区。秦昭襄王长城北端大都包括在此地中。

① 见史念海：《新秦中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7年第1期。

② 《史记》卷110《匈奴列传》，第2886页。

③ 《史记》卷110《匈奴列传》，第2885页。

④ 史念海：《黄河中游战国及秦时诸长城遗迹的探索》，载《河山集》（二）。

⑤ 《史记》卷110《匈奴列传》，第2886页。

⑥ 《史记》卷110《匈奴列传》，第2886页。

秦汉之际,匈奴冒顿单于立,冒顿西击月氏,南并楼烦再度崛起于漠北。“悉复收秦所使蒙恬所夺匈奴地者,与汉关故河南塞,至朝那、肤施。”^①朝那在宁夏固原之东南,肤施在今陕西榆林县南。这就是说将秦昭襄王长城东北段至固原、榆林以及黄河以南的河南地尽数夺去。

汉初,韩王信降匈奴,匈奴越勾注,至晋阳城下,高祖发兵三十万击匈奴,于是有了白登之战。白登之围高祖以计得脱。其后匈奴不断南窥,汉朝不得不以和亲、输银绢之法,暂获相安。文、景两朝匈奴与汉时绝时交。匈奴不断南入北地,代郡在勾注常有战事。

汉武帝时,用马邑人聂翁壹之谋诱匈奴十万人入武州塞。西汉有武州县,在今左云,此武州塞当时属武州县管辖,时汉伏兵三十万于马邑旁。后因雁门尉史被俘告密,匈奴撤出。匈奴又绝和亲。此后匈奴频入雁门抄掠。元朔元年,汉派卫青出雁门击胡。次年,卫青再出云中以西至陇西、河南。“遂取河南地,筑朔方,复缮故秦时蒙恬以为塞。因河为固。”^②

上述看秦汉以来,汉王朝同匈奴反复所争在于河南地的归属。因而河南地是秦汉王朝同匈奴很敏感的地带。河南地前说有其范围在黄河以南、阴山之下,大致在河套地区周边。《史记·匈奴列传》又说:“徙关东贫民处所夺匈奴河南、新秦中以实之。”《平准书》云:“乃徙贫民于关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汉书·食货志》称:“徙贫人充朔方以南新秦中。”《史记集解》服虔曰:“地名,在北方千里。”如淳曰:“长安以北,朔方以南。”瓚曰:“秦逐匈奴以收河南地,徙民以实之,谓之新秦。”

综合上述所说大致有这样一个结论:新秦中基本在河南地,新秦中在朔方以南,不包含朔方。这些地方都曾为蒙恬所夺。后又为汉所复得。而北部的九原郡、云中郡、雁门郡,均为赵国所设,赵亡入秦国。所以此三郡同河南地与新秦中无涉。

据史念海先生考证:“秦蒙恬所收河南地,在汉时称新秦中,新秦中之地基本上在原河南地的范围,即在阴山之下的黄河以南,南至朝那,肤施之间的秦昭王修筑的长城,东西侧都到了黄河。”^③

① 《史记》卷110《匈奴列传》,第2890页。

② 《史记》卷110《匈奴列传》,第2906页。

③ 见史念海:《新秦中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7年第1期。

笔者认为,河南地、新秦中既非实际行政区划,而这块地方是泛指匈奴占据被秦蒙恬夺回,又复失去,再为汉卫青所夺回的地区。所以河南地也好,新秦中也好,其中究竟设置了哪些郡县,已无法考证。并且究竟有多大面积已无实际意义。而河南地、新秦中收回后,汉武帝又新置郡县,形成了西汉边塞的雏形。这是本文需要重视的。

秦蒙恬收河南地,设置四十四县(有说三十四县),并且城河上为塞。这是秦朝边塞系统的构筑,可以显示秦整个边防体系的轮廓。河上之塞,究竟有多少塞,不可详知,既然城河为塞,即可能由秦襄王所修长城经贺兰山,沿黄河设塞。但秦收复河南地为时不长就复为匈奴所得,因此其所设边塞皆已沿线崩溃。元朔二年,卫青出云中以西至高阙,“遂西定河南地,按榆溪塞,绝梓领、梁北河”^①。《集解》如淳云:“榆溪,旧塞名。”这里的高阙也是属于所经河南地境内的旧塞。《索隐》小颜云:“一曰塞名,在朔方之北。”大概均为秦时旧塞。

汉武帝收复汉南地后,在其地修了一些边塞。而重要的是从汉武帝取河南置朔方郡与西河郡。《匈奴传》载:“汉取河南地筑朔方,……匈奴右贤王怨汉夺之河南而筑朔方,数为寇,盗边,侵扰朔方。”朔方郡设于汉武帝元朔二年,辖十县。置并州,其中窳浑、三封两县为汉时新置。在黄河以西,临河县在今临河县东北,其余七县均在黄河以南。元朔四年,汉武帝又在并州设西河郡,辖三十六县。三十六县中有半数县不能确知其所在。西河是个大郡,并且其地位很重要,武帝时几次大的出兵都自西河郡出。

此后,武帝于太初年间又开辟武威、张掖、酒泉、敦煌河西四郡。这段是汉在秦长城以外所修的边塞。赵充国在上奏汉元帝时曾说:“窃见北边自敦煌至辽东万一千五百余里、乘塞列戍。”^②

汉武帝收河南与河西,使秦始皇以来沿河设防城河上塞成为可能。并且,我们看到,在沿河设防的情况下,形成了一些重要的边塞。《赵充国传》还载:本始中“遣赵充国将四万骑屯缘边九郡”。颜师古曰:“九郡者,五原、朔方、云中、代郡、雁门、定襄、北平、上古、渔阳也。”^③

① 《史记》卷111《卫将军骠骑列传》,第2924页。

② 《汉书》卷69《赵充国传》,第2989页。

③ 《汉书》卷69《赵充国传》,第2972页。

《后汉书》云：“天设山河，秦筑长城，汉起塞垣，所以别内外，异殊俗也。”^①这里说的“塞垣”，同山防、河防、长城之防及一般的边上之塞不一样。当是真正意义上边塞的构建。这方面史书为我们所提供的直接材料几乎没有。但从《汉书·地理志》的几个特别记载中，可以看出一些端倪。《汉书·地理志》在朔方郡窳浑县下载：“有道西北出鸡鹿塞。”西河郡增山县下载：“有道西出眩雷塞。”五原郡稠阳县下载：“北出石门障得光禄城，又西北得支就城，又西北得头曼城，又西北得虏河城，又西得宿虏城。”窳浑县是朔方郡的郡治所在，位于今内蒙古磴口市西北，五原郡稠阳县在今内蒙古包头市东，增山县为伊金霍洛旗之北，^②这些都属边县。这清楚地显示出通往城外的道路，皆由边县出发。^③而在边县的城市又都有重要的塞口。还有一层，即在塞内外设障。《汉书·地理志》载：在汉武帝开的边郡时大都有障。如武威郡休屠县下都尉治熊水障，北部都尉治休屠城。酒泉郡会水县下“北都都尉治偃泉障、东部都尉治东部障”，乾齐县下“西部都尉治西部障”。敦煌郡广至县下“宜和都尉治昆仑障”。龙勒县下“有阳关、玉门关，皆都尉治”。北地郡富平县下“北部都尉治神泉障、浑怀都尉治塞外浑怀障”。上郡下“匈奴都尉治塞外匈奴障”。西河郡下“南部都尉治塞外翁龙、埤是”。师古曰：“翁龙、埤是二障名也。”

在上述边郡均设有都尉，有的设一都尉，有的设两都尉，有的设三都尉。如西郡“南部都尉治塞外翁龙、埤是”。增山：“北部都尉治”，虎猛：“西部都尉治”。看来这是重点防御的边郡。

由上看来，这是汉武帝以后，塞垣的构成。以防御之需要设边郡，边郡在重点边县设都尉，而边县设要塞，要塞是此县的重要出口。要塞内或要塞外设障亭。^④这是一个很复杂的塞垣结构。边郡内重要边防县同其他县的拱卫也一定有关联的，其实也很重要。待日后再做考察，同时边郡与边郡之间的联系也是需要弄清楚的。

东汉边郡设置无太大的变动。但由于南北匈奴分裂，乌桓、鲜卑的入境、使

① 《后汉书》卷90《乌桓鲜卑列传》，第2992页。

② 见谭其骧主编：《西汉并州朔方刺史图》，载《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

③ 见史念海：《新秦中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7年第1期。

④ 汉武帝时亭的称呼不多，王莽时曾把一些重要的边防地叫做亭。

防守重点有了一些调整。

前述西汉赵充国曾率兵屯缘边九郡。师古云：九郡为五原、朔方、云中、代郡、雁门、定襄、北平、上古、渔阳。东汉建武二十六年，有“及悉复缘边八郡”^①。此八郡未知缘何而来。到桓帝延熹元年又有“鲜卑寇缘边九郡”。^②又载延熹九年“乌桓复与鲜卑及南匈奴寇缘边九郡”。^③又载“灵帝立，幽、并、凉三州缘边诸郡无岁不被鲜卑寇抄，杀掠不可胜数”。这里谈的幽、并、凉三州缘边，也即其后说的三边、三州。那么此三州哪些郡为缘边郡呢？

元初元年因匈奴掠并、凉、幽、冀四州，“乃徙西河治离石，上郡治夏阳，朔方治五原”^④。朔方移就五原，显是二郡合并、撤去一郡。

离石原来就属于西河，所以此郡未变。上郡治夏阳，仍在陕西境内。此郡也未变。

这样并州的边境郡朔方（五原）、云中、雁门、定襄。幽州边郡有北平、上谷、渔阳、代郡。此为八郡，显然与九郡不合。同时灵帝时说缘边九郡是指三边，即幽、并、凉。凉州所辖重要的边郡是陇西、北地。这样三边九郡不可确定。但其后，三边中最重要的郡，应是幽州的上谷郡和并州的雁门郡。上谷有居庸关，雁门郡有雁门关。两关相比又以雁门关的地位更为重要。以雁门关为中心形成北部边塞。

二、北朝至明清时雁门关 ——宁鲁堡边塞体系的形成

雁门关是我国历史上历时最长，建筑规模最大的边塞，左云在历史上同雁门关有密切的关系。《左云县志》载：“赵武灵王二十年（前 306），北破林胡、娄烦后，置武州塞，建塞城东于今东古城村东 0.5 公里处。”^⑤这条材料不见于正史，但

① 《后汉书》卷 89《南匈奴列传》，第 2945 页。

② 《后汉书》卷 89《南匈奴列传》，第 2963 页。

③ 《后汉书》卷 90《乌桓鲜卑列传》，第 2983 页。

④ 《后汉书》卷 89《南匈奴列传》，第 2962 页。

⑤ 左云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左云县志》，中华书局，1999 年。

却是可信的,可举出以下几端:一、赵襄子灭代,占据代国地盘,这一年是公元前475年,这年也正是战国的起始年。七国开始兼并,赵国先居晋阳,又都邯郸。他所拓展的地区均为边境。也就在置武州塞前一年,北略中山,“至于房子,遂之代,北至无穷,西至河,登黄华之上”。颇为忧虑,同楼缓说:“今中山在我腹心,北有燕,东有胡,西有林胡、娄烦,秦、韩之边,而无强兵之救,是亡社稷,奈何?”^①这年实行“胡服骑射”。次年,即二十年:“王略中山地,至宁葭;西略胡地,至榆中。林胡王献马,归。”^②又《史记·匈奴列传》载:“赵武灵王亦变俗胡服,习骑射,北破林胡、娄烦。”^③上述几则材料说明破林胡的时间和事迹是相符的。二、《赵世家》说:“西略胡地,至榆中。”榆中,前述据史念海先生考证,“在胜州榆林县东,为今内蒙古准格尔旗东北。唐胜州位于秦昭王时所修长城东端,在秦昭襄王的长城附近有榆溪塞”^④,前面也说过汉时卫青征匈奴时,曾专程探求过这个塞。可知,这个塞是颇为有名的。赵武灵王到榆中时,是不是看到过这个榆溪塞。然后才萌生了修武州塞的想法。但这里有一疑窦,秦昭襄王元年正是公元前306年,那时,他的长城还未动工。所以,有两种可能,第一、榆溪塞在秦昭襄王修长城前就有,榆溪塞不是秦昭襄王修的。第二、赵武灵王的武州塞的修筑同榆溪塞没有关系。三、在武州塞修筑前,赵国已修了长城。是在赵肃侯十七年,据武州塞修筑已过了27年。这就是说在武州塞修筑的27年前赵已经修了长城。“十七年,围魏黄,不克。筑长城。”^⑤《史记·匈奴列传》又载:赵武灵王“北破林胡、楼烦。筑长城,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⑥。赵国既修筑了长城所以再修武州塞是符合情理的。这里也有个问题,即赵的长城究竟建在何处?关于肃侯的长城:《正义》刘伯庄云:“盖从云中以北至代”,按“赵长城从蔚州北西至岚州北,尽赵界”。而赵武灵王的长城:“自代并阴山之下高阙为塞。”《正义》云:“阴山在朔州北塞外突厥处。”《集解》徐广曰:“在朔方。”《正义》地理志云:“朔方临戎县北有连山,险于长城,其山中断,两峰俱峻,土俗名为高阙也。”^⑦朔方在今内蒙古鄂尔多斯。赵肃侯

① 《史记》卷43《赵世家》,第1806页。

② 《史记》卷43《赵世家》,第1811页。

③ 《史记》卷110《匈奴列传》,第2885页。

④ 史念海:《新秦中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7年第1期。

⑤ 《史记》卷43《赵世家》,第1802页。

⑥ 《史记》卷110《匈奴列传》,第2885页。

⑦ 《史记》卷110《匈奴列传》,第2885页。

和赵武灵王两长城大致自河北尉县经朔州以北至鄂尔多斯。那么在此长城以北筑塞是合乎情理的。其时燕、秦在其临边也都在筑长城。赵武灵王筑长城并在自代到高厥沿线筑塞的同时,置云中、雁门、代郡三郡。此云中所辖哪些地方不得而知。但其后秦设云中郡,辖地有怀仁、左云、右玉。据《左云县志》载:“战国治并州。迨秦,置云中郡。汉因之。”^①四、光绪《左云县志》亦载:“左云,古羊城,《禹贡》冀州之域也。”新修《左云县志》云:“东周北狄白羊部族占左云之地,并于今县城之东北四公里处建白羊城。”^②白羊为北狄。在《史记·匈奴传》、《汉书·匈奴传》都记有其活动。冒顿为单于时,曾“西击走月氏、南并娄烦、白羊河南王”。《索隐》如淳曰:“白羊王居河南。”^③又载:“卫青复出云中以西至陇西,击胡之娄烦、白羊王于河南。”^④元朔元年汉武帝“令车骑将军青出云中以西至高阙……走白羊、娄烦王”^⑤。由上可知,匈奴冒顿曾出征白羊,而汉朝两次大的出征,也都是针对白羊,说明白羊一直在秦汉时势力雄厚。又,北征白羊。都出云中,也说明白羊主要活动于云中、两河一代。而在建武州塞同防御白羊当有密切的关系。

赵国当时在其境内还有那些塞,不得而知,但武州塞的建立同雁门关成犄角之势,初步形成武州塞、雁门关边防体系。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雁门关边塞建设最为关键的时期。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西晋末西河匈奴首起乱局,率先在中原建立汉国政权。致使边境形势发生了变化。北边郡镇为乌桓、鲜卑等占据。早在魏晋之际,乌桓、鲜卑就入居盛乐、占长川、定襄、云中、五原。相当于今天的内蒙古乌兰察布盟、呼和浩特市和包头市地区。西晋建立后,拓跋禄官将鲜卑拓跋部分为三部。禄官亲率一部在东,居上古北、濡源西(今河北宣化、沽源一带)称昭帝;沙漠汗长子猗卢率一部在中,居参合陂北(今内蒙古凉城县东),称桓帝;猗卢之弟猗卢率一部在西,居盛乐,称穆帝。而在晋末大乱以后,司马氏政权已无力经营这些地方,只能任其坐大。

其二,并州刺史刘琨为拉鲜卑抗匈奴。答应将勾注陁北之地赠与猗卢,于是“乃徙马邑、阴馆、楼烦、繁畴、崞五县之民于陁南、更立城邑,尽献其地,东接代

①② 左云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左云县志》,中华书局,1999年。

③ 《史记》卷110《匈奴列传》,第2890页。

④ 《史记》卷110《匈奴列传》,第2906页。

⑤ 《史记》卷111《卫将军骠骑列传》,第2923页。

郡、西联西河、朔方，方数百里，帝（猗卢）乃徙十万家以充之”^①。这样就形成拓跋部的疆土，东接代郡、西连西河，朔方，南至陁领，北通大漠。方圆数百里。

其三，盛乐与平城。拓跋部穆帝猗卢于公元 313 年：“城盛乐以为北都，修故平城以为南都。帝登平城西山，观摩地势，乃更南百里，于灑水之阳，黄花堆筑新平城。晋人谓之小平城，使长子六修镇之，统领南部。”^②其实在盛乐（内蒙古和林格尔）前后共修过四次都城。^③

拓跋氏的三都，将北边列为四道防线，即雁门关、应县、大同、和林格尔。这个防区，大致就是当时的“代北地区”。田余庆先生说：“从拓跋所驻盛乐极目四望，大宁以西、勾注以北、河曲以东、阴山以南，是所谓广义的代北地区。”^④

其四，北魏、东魏、北齐均在代北一带修过长城。

提出以上四点，主要是想说明魏晋南北朝时期特别北朝时期，雁门关到大同的边防和边塞体系的建设。这一段历史对北部边塞体系的形成至为重要。也是边塞建设上的第三个关键时期。

唐五代十国时，北边所防御的主要为突厥、吐蕃、契丹等。五代十国时，石敬瑭将幽云十六州割给辽国，致使北方的防御陷于崩溃。宋朝收复十六州的战争又屡屡失败。最后的北疆只有雁门关了。到了明朝在北境设九镇重新恢复北边防御，北边最终形成从勾注山到大同沿线的边防系统和边塞体系。

边塞首先所依托的是长城。没有长城作为防御的边塞像一叶孤岛。中国北部的长城见于记载的是赵长城。前面谈过，赵长城营建有两次，一为肃侯十七年（前 337）筑长城。《正义》曰：“赵长城从蔚州北西至岚州。”一为赵武灵王二十年修的长城。《正义》：“《括地志》云：‘赵武灵王长城在朔州善阳线北’，案《水经》云：‘白道长城北山上有长垣，若颓毁焉，沿谷亘岭，东西无极，盖赵武灵王所筑也。’”^⑤此长城事在《史记·赵世家》、《汉书·匈奴传》均未载。《水经注》所云，在北魏时已是断壁残垣。但按上所说此长城应很长。

据张维华《中国长城建置考》谈到肃侯长城说：“此城当东起今河北涿源北

① 《魏书》卷 1《序纪》，第 7 页。

② 《魏书》卷 1《序纪》，第 8 页。

③ 王凯：《北魏盛乐时代》，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3 年，第 208—214 页。

④ 田余庆：《拓跋史探》，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 年，第 32 页。

⑤ 《史记》卷 110《匈奴列传》，第 2885 页。